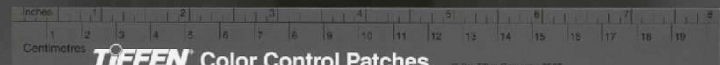


此清改七御所繪聊齋人物也計上下兩冊共十頁並茶錄原可定於
其次揚人物工筆最精雅此失之簡畧使失之匠氣此則既不
簡畧又不匠氣一望即知為名家筆也嘗習見七御遺作其當
能辨其真偽



遊擊官某妻妾甚多最諱其小字呼年曰歲生曰硬
馬曰大驢又諱敗為勝安為放雖簡札往來不勝避
忌而家人道之則怒一日司札吏白事悞犯大怒以研
擊之立斃三日後醉臥見吏持刺入問何為吏曰馬子
安來拜悞悞其鬼急起拔刀揮之吏微笑擲刺几
上泯然而滅取刺視之書云歲家眷硬大驢子放勝
暴謬之夫為鬼揶揄可笑甚矣

牛首山一僧自名鐵漢又名錢屎有詩四十首見者無
不絕倒自鏤印章二一日混帳行子一日老實濊皮秀
寸玉司直梓其詩名曰牛山四十屁款云混帳行子
老實濊皮放不必讀其詩標名已足解頤



司札吏

細柳娘中都之士人女也或以其晉娘可愛戲呼之細柳云柳少
慧解文字喜讀相人書生平簡默未嘗言人臧否但有問名者必
求一親窺其人閱人既多都言未可而年十九矣父母怒之曰天
下豈無良匹汝將以了角老耶女曰我實欲以人勝天願久而不
就亦吾命也今而後請惟父母之命是聽時有高生者世家名士
聞細柳之名委禽焉既醮夫妻甚得生前室有遺孤小字長福昔
五歲女撫養周至女或歸寧福輒號啼從之呵遣而不能止女產
一子名之長祐生問命名之義荅言無他但望其長依膝下耳女
於女紅踈略常不留意而於畝之東南稅之多寡按籍而問惟恐
不詳久之謂生曰家中事請置無顧待妾自為之不知可當家否
生如言半載而家無廢事生亦賢之一日生赴鄰村飲適有追逋
賦者打門而許遣奴慰之弗去乃趣僮召生歸隸既去生笑曰細
柳今始知慧女不如癡男女聞之俯首而哭生驚挽而勸之女終
不樂生不忍以家政累之仍欲自任女又不肯晨興夜寐經紀彌
勤每先一年即儲來歲之賦以故終歲未嘗見催租者一至其門
又以此法計衣食由此用度益紓於是生乃大喜嘗戲之曰細柳
何細哉眉細腰細凌波細且喜心思更細女對曰高郎誠高矣品
高志高文字高但願壽數尤高村中有貸美材者女不惜重直致



細柳

之價不能足又多方乞貸於戚里生以其不急之物固止之卒弗聽蓋之年餘里有喪者以倍贖諸其門生利而謀諸女、不可問其故不語再問之熒、欲涕心異之然不忍重拂焉乃罷又踰歲生年二十有五女禁不令遠遊歸稍晚童僕招請者相屬於道於是同人咸戲謗之一日生如友人飲覺體不快而歸至中途墮馬遂卒時方溽暑幸衣衾皆所昔備里中始共服細娘智福年十歲始學為文父既歿嬌惰不肯讀輒去從牧兒遨譙不改繼以夏楚而頑冥如故母無奈之因呼而諭之曰既不願讀亦復何能相強但貧家無冗人可更若衣便與僮僕共操作不然鞭打勿悔於是衣以敗絮使牧豕歸則自掇陶器與諸奴喫饘粥數日苦之泣跪亭下願仍讀母返身向壁置不聞不得已執鞭啜泣而去殘秋向盡體無衣足無履冷雨沾濡縮頭如丐里人見而憐之納繼室皆引細娘為戒噴有煩言女亦稍、聞之而漠不為意福不堪其苦棄豕逃去女亦任之殊不追問積數月乞食無所憔悴自歸不敢遽入哀鄰媪往白母女曰若能受百杖可來見不然早復去福聞之驟入痛哭願受杖母問今知悔乎曰悔矣曰既知悔無須撻楚可安分牧豕再犯不宥福大哭曰願受百杖請復讀女不聽鄰母憊息之始納焉濯膚授衣令與弟怙同師勤身銳慮大異往

昔三年游泮中丞楊公見其文而罷之月給常廩以助燈火怙輩鈍請數年不能記姓名母令棄卷而農怙遊間憚於作苦母怒曰四民各有本業既不能讀又不欲耕寧不溝瘠死耶立杖之使率奴輩耕作一朝晏起則詬罵從之而衣服飲食母輒以美者歸兄怙雖不敢言而心竊不能平農工既畢母出勞使學負販怙淫賄入于喪敗詭託盜賊運數以欺其母母覺之杖責瀕死福長跪哀乞願以身代怒始解自是一出門母輒探察之怙行稍斂而非其心之可得已也一日請母將從諸賈入洛賈借遠遊以快所欲而中心惕惕惟恐不遂可請母聞之殊無疑慮即出碎金三十兩為之具裝束又以錠金一枚付之曰此乃祖宦囊之遺不可用去聊以壓裝備急可耳且汝初學跋涉亦不敢望重息以此三十金得無虧負足矣臨行又囑之怙諾而出忻、意自得至洛謝絕客侶宿名娼李姬之家凡十餘夕散金漸盡自以巨金在囊初不以空匱為慮及取而斫之則偽金耳大駭失色李媪見其狀冷語侵客怙心不自安然囊空無所向往猶冀媪念夙好不即絕之俄有二人握索入驟繫項領驚懼不知所為哀問其故則媪已竊偽金去首公庭矣至官不容置詞搆掠幾死收獄中又無資斧大為獄吏所虐乞食於囚苟延餘息初怙之行也母謂福日記取廿日後當

遣汝至洛我事煩恐忽忘之福請可謂黠然欲悲不敢復請而退
廿日而問之歎曰汝弟今日之浮蕩猶汝昔日之廢學也我不冒
惡名汝何以有今日人皆謂我忍但淚浮枕蓐而人不知耳因泣
下福侍立敬聽不敢研詰泣已乃曰汝弟蕩心不死故授之偽金
以挫折之今度已在繯絏矣中丞待汝厚汝往求焉可以脫其死
難而生其悔心也福立刻而發比入洛則弟被逮已三日矣即獄
中而望之怙奄然面日如鬼兄涕不敢仰福亦哭時福為中丞
可契異故遐邇皆知其名邑宰知為怙兄急釋怙至家猶怒母怒
膝行而前母顧曰汝顛遂耶怙零涕不敢復作聲福亦同跪母始
叱之起由是痛自悔家中諸務經理維勤即偶情母亦不可問之
凡數月並不與言商賈意欲自請而不敢以意告兄母聞而喜并
力質貸而付之半載而息倍焉是年福秋捷又三年登第弟質殖
累巨萬矣邑有客洛者窺見太夫人年四十猶若三十許人而衣
妝樸素類常家云

異史氏曰黑心符出蘆花變生古與今如一邱之貉良可哀也或
有避其謗者又每矯枉過正至坐視兒女之放縱而不一置問其
視虐過者幾何哉獨是日撻而生而人不以為暴施之異腹兒則
指摘叢之矣夫細柳固非獨忍於前子也然使可出而賢亦何能

出此心以自白於天下而乃不引嫌不辭謗卒使二子一貴一富
表於於世此無論閨閣當亦丈夫之錚錚者矣





牛成章江西之布商也要鄭氏生子女各一牛三十三歲病死子
名忠時方十二女八九歲而已母不能貞貸產入囊改醮而去遺
兩孤難以存濟有牛從嫂年已六十貧寡無歸遂與居處數年嫗
死家益替而忠漸長思繼父業而苦無費妹適毛姓毛富賈也女
哀增假數十金付兄從人適金陵途中遇寇費物盡喪飄蕩不
能歸偶趨典市見主肆者絕類其父出而潛察之姓字皆符駭異
不論其故惟日流連其旁以窺意向而其人亦畧不顧問如此三
日覘其言笑舉心真父無訛又即不敢拜識乃自陳於羣小求以
同鄉之故進身為傭立券已主人視其里居名姓似有所動問所
從來忠泣訴父名主人悵然若失久之問而母無恙乎忠又不
謂父死婉應曰我父六年前經商不返母醮而去幸有伯母撫育
不然羹薄漬久矣主人慘然曰我即是汝父也於是握手悲哀又
導入叅其後母後母姬年三十餘無出得忠喜設宴寢門牛終歛
歡不樂即欲一歸故里妻慮肆中之人故止之牛乃率子經理肆
務居之三月乃以諸籍委子趨裝西歸既別忠實以父死告母姬
乃大驚言彼負販於此曩所與交好者留作當商娶我已六年矣
何言死耶忠又細述之相與疑念不喻其由踰一晝夜而牛已返
携一婦入頭如蓬葆忠視之則其所生母也牛摘耳頓罵何意吾

兒婦懾伏不敢少動牛以口齧其項婦呼忠曰兒救吾兒拯吾忠
大不忍橫身蔽隔其間牛猶忿怒婦已不見衆大驚相詳以鬼旋
視牛顏色慘變委衣於地化為黑氣亦尋滅矣母子駭歎舉衣冠
而瘞之忠席父業富有萬金後歸家問之則嫁母於是日死一家
皆見牛成章云





崔猛字勿猛建昌世家子性剛毅幼在塾中諸童蒙稍有所犯輒奮拳毆擊師屢戒不悛名字皆先生所賜也至十六七強武絕倫又能持長竿躍登夏屋喜雪不平以是鄉人共服之求訴稟白者盈階滿室崔抑強扶弱不避怨嫌稍逆之石杖交加支體為殘每盛怒無敢勸者惟事母孝母至則解母譴責備至崔唯聽命出門輒忘比鄰有悍婦日虐其姑姑餓瀕死子竊啖之婦知詬厲萬端聲聞四院崔怒踰垣而過鼻耳唇舌盡割之立斃母聞之大駭呼鄰子極意溫卹配以少婢事乃寢母憤泣不食崔懼跪請受杖且告以悔母泣不顧崔妻周亦與並跪母乃杖子而又以針刺其臂作十字紋朱塗之俾勿滅崔並受之母乃食母喜飯僧道往往饜飽之適一道士在門崔過之道士目之曰郎君多凶橫之氣恐難保其令終積善之家不宜有此崔新受母戒聞之起敬曰某亦自念之但一見不平若不自禁力改之可免否道士笑曰姑勿問可免不可免請先自問能改不能改但當痛自抑如有萬分之一我告君一解死之術崔生平不信厭禳但笑不言道士曰我固知君不信但我所言不類巫覡行之亦盛德即其不效亦不至有所妨崔請之乃曰適門外一後生宜辱結之既犯死罪此子能活之也呼崔出指示其人蓋趙氏兒名僧哥趙南昌人以歲稔饑僑寓

建昌崔由是深相結請趙館於其家供給優厚僧哥年十二登堂拜母約為昆弟踰歲東作趙攜家去音問遂絕崔母自鄰婦死戒子益切有赴訴者輒擯斥之一日崔母弟卒從母往弔途遇數人繫一男子呵罵促步加以捶扑觀者塞途輿不得進崔問之識崔者競相擁告先是有巨紳子某甲者豪橫一鄉窺李申妻有色欲奪之道無由因命家人誘與博賭貸以貲而重其息要使署妻於券貲盡復給終夜負責數千積半年計子母三十餘千申不能償強以多人篡取其妻申哭詣其門某怒拉繫樹上榜笞刺劓逼立無悔狀崔聞之氣涌如山鞭馬前向意將用武母牽簾而呼曰惜又欲爾耶崔乃止既弔而歸不語亦不食兀坐直視若有所嗔妻詰之不答至夜合衣臥榻上輾轉達旦次夜復然啓戶出輒又還臥如此三四妻不敢詰惟懼以聽之既而遲久乃反掩扉熟寢矣是夜有人殺某甲於牀上剖腹流腸甲妻亦裸尸牀下官疑申捕治之橫被殘桎踝骨皆見卒無詞積年餘不能堪誣服論辟會崔母死既殯告妻曰殺甲者實我也徒以有老母故不敢泄今大事已了柰何以一身之罪殃他人我將赴有司死耳妻驚挽之絕裾而去自首於庭官愕然械送獄釋申申不可堅以自承官不能決兩收之戚屬皆請讓申申曰公子所為是我欲為而不能者也彼

代我為之而忍坐視其死乎今日即謂公子未出也可執不異詞固與崔爭久之衙門皆知其故強出之以崔抵罪濱就決矣會郵刑官趙部郎崇臨閱囚至崔名屏人而喚之崔入仰視堂上僧哥也悲喜實訴趙徘徊良久仍令下獄囑獄卒善視之尋以自首減罪充雲南軍中為服役而去未期年援赦而歸皆趙力也既歸申終後不去代為紀理生業子之貲不受緣撞技擊之術頗以闖懷崔厚遇之賈婦授田焉崔由此力改前行每撫臂上刺痕泣然流涕以故鄉鄰有鬪申輒矯命排解不相承稟有王監生者家豪富四方無賴不仁之輩出入其門邑中殺實者多被劫掠或迂之輒遣盜殺諸途子亦淫暴王有寡孀父子俱悉之妻仇氏屢沮王王縊殺之仇兄弟質諸官王賂囑以告者坐誣兄弟寃憤莫伸詣崔求訴申絕之使去過數日客至適無僕使申淪若申默而出告人曰我與崔猛朋友耳從徙萬里不可謂不至矣曾無廩給而役同廨養所不甘也遂忿而去或以告崔崔訝其改節而亦未之奇也申忽訟於公堂謂崔三年不給傭價崔大異之親與口對狀申忿相爭官不直之責遂而去又數日申忽夜入王家將其父子孀婦並殺之粘紙於壁自書姓名及追捕之則亡命無跡王家疑崔主使官不信崔始悟前此之訟蓋恐殺人之累已也闖行附近州邑

追捕甚急會闖賊犯順其事遂寢無何明鼎革申携家歸復與崔善如初時土寇嘯聚王有從子得仁集叔所招無賴據山為盜焚掠村疇一夜傾巢而至以復讎為名崔適他出申破扉始覺越牆伏暗中賊搜崔不得携崔妻括財而去申歸止有一僕忿急不能為地乃斷繩數十段以短者付僕長者自懷之囑僕越賊巢登半山以火蕪繩散挂諸荆棘即返勿顧僕諾而去申窺賊皆腰束紅帶帽繫紅絹遂倣其裝有老牝馬初生駒賊棄諸門外申乃縛駒跨馬銜枚而出直至賊穴賊據一大村申繫馬於村外踰垣入見賊眾紛紜操戈未釋申竊問諸賊知崔妻在王某所俄聞傳令俾各休息轟然噉應忽一人報東山有火眾賊共望之初猶一二點既而多類星宿申窒息急呼東營有警王大驚束裝率眾而出申垂間漏出其後反身入內見兩賊守帳給之曰王將軍遺佩刀兩賊競覓申自後砍之一賊詰其一回顧申又斬之竟負崔妻越垣而出解馬授轡曰娘子不知途縱馬可也馬戀駒奔馳申從之出一隘口申灼火於繩編懸之乃歸次日崔還以為大辱形神跳躁欲單騎往平賊申諫止之集村人而謀之眾惟怯莫敢應解諭再四得敢往二十餘人又苦無兵適於得仁族姓家獲奸細二崔欲殺之申不可命二十人各持白挺具列於前乃割其耳而縱之眾

怒曰此等兵旅方懼賊知而反示之脫其傾隊而來闔村不保矣申曰吾正欲其來也執匿盜者誅之遣人四出各假弓矢火銃又詣邑借巨砲二日暮率壯士至隘口置砲當其衝使二人匿火而伏囑見賊乃發又至谷口東伐樹置崖上已而與崔各率十餘人分岸伏之一更向盡遙聞馬嘶暗覘之賊果大至繼屬不絕俟盡入谷乃推墮樹木以斷歸途俄而砲發喧騰號叫之聲震動山谷賊驟退自相踐踏至東口不得出集無隙地兩岸銃矢夾攻勢如風雨斷頭折足者枕藉溝中遺二十餘人長跪乞命乃遣人繫送以歸垂勝直抵其巢守巢者聞風奔竄搜其輜重而還崔大喜問其設火之謀曰設火於東恐其西追也短欲其速盡恐偵知其無人也既而設於谷口口甚隘一夫可以斷之彼即追來見火必懼皆一時犯險之下策也取賊鞫之果追入谷見火驚退二十餘賊盡剗副而放之由此威聲大震遠近避亂者從之如市得土團三百餘人各處強寇無敢犯一方賴之以安

異史氏曰快牛必能破車崔之謂哉志意忼慨蓋鮮儷矣然欲使天下無不平之事寧非意過其通者與李申一介細民遂能濟美緣種飛入翦禽獸於深閨斷路夾攻蕩么麼於隘谷使得假五丈之旗為國効命烏在不南面而王哉

甘玉字璧人廬陵人父母早喪遺弟珏字雙璧始五歲從兄鞠養
玉性友愛撫弟如子後珏漸長丰姿秀出又慧能文玉益愛之每
曰吾弟表不可以無良匹然簡拔過刻姻卒不就適讀書匡山
僧寺夜初就枕聞牆外有女子聲窺之見三四女郎席地坐數婢
陳肴酒皆殊色也一女曰秦娘子阿英何不來下座者曰昨自函
谷來被惡人傷其右臂不能同游方用恨一女曰前宵一夢大
惡今猶汗悸下座者搔手曰莫道莫道今夕姊妹懽會言之懽人
不快女笑曰婢子膽怯爾便有虎狼銜去耶若要勿言須歌一
曲為娘行侑酒女低吟曰聞堦挑花取次聞昨日踏青小約未應
乖屬付東隣女伴少待莫相催着得鳳頭鞋子即當來吟罷一座
無不歎賞談笑間忽一偉丈夫岸然自外入鵲晴熒其貌獐醜
衆譁曰妖至矣倉卒閃然殆如鳥散惟歌者婀娜不前被執哀啼
強与支撐丈夫怒斲手斷指就便嚼食女即踣地若死玉憐不可
復忍乃急抽刀拔闕出揮之中股落負痛逃去扶女入室面如
塵土血淋襟袖驗其指則石拇斷矣裂帛待裹之女始呻曰極命
之德將何以報玉自初窺時已隱為弟謀因告以意女曰狼疾之
人不能採算帛當別為賢仲圖之詰其姓氏荅言秦氏玉乃展
余俾暫休息自則襪被他所曉而視之則牀上已空意其自歸而

阿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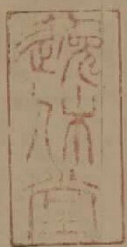


訪察近村殊少此姓廣託感用並無確耗歸與弟言悔恨若失珏
一日偶游蓬野過一二八女郎姿致媚：願之微笑似將有言因
以秋波四顧而後問曰君甘家二郎耶曰然曰君家尊曾與妾有
婚媾之約何今日欲背前盟另訂秦家珏曰小生幼孤夙好都不
曾聞請言族閥歸當問兄女曰無須細道但得一言妾當自至珏
以未稟兄命為辭女笑曰駭即君遂如此怕哥子耶既如此妾陸
氏山東山望村三日內當候玉音乃別而去珏歸述諸兄嫂兄曰
大謬語父歿時我二十餘歲倘有是說那得不聞又以其獨行曠
野遂與男兒交語愈益鄙之因問其貌珏紅徹面頰不出一言嫂
笑曰想是佳人玉曰童子何辨妍媸縱美必不及秦待秦氏不諧
國之未晚珏默而退踰數日玉在途見一女子零涕前行垂鞭按
轡而微睨之人世殆無其匹使僕詰焉荅曰我舊許甘家二郎因
家貧遠徙遂絕耗問近方歸復聞郎家二三其德背其前盟往問
伯：甘壁人焉置妾也玉驚喜曰甘壁人即我是也先人曩約實
而不知去家不遠請即歸謀乃下騎授轡步御以歸女自言阿英
家無昆季惟外姊秦氏同居始悟麗者所言即其人也玉欲告諸
其家女固止之竊喜弟得佳婦然恐其佻達招議久之女殊矜莊
又嬌婉善言母事嫂：亦雅愛慕之值中秋夫妻方狎宴嫂若招

之珏意悵惘女遣招者先行約以繼至而端坐笑言良久殊無去
意珏恐嫂待故促之女但笑卒不復去質明晨妝甫竟嫂自來撫
問夜來相對何爾快：女微西之珏覺有異質對參差嫂大駭苟
非妖物何得有分身術玉亦懼隔簾而告之曰家世積德曾無怨
仇如其妖也請速行幸勿殺吾弟女覘然曰妾本非人祇以阿翁
宿盟故秦家姊勸駕自分不能育男女嘗欲辭去而呂總：為兄
嫂待我不薄耳今既見疑請從此決轉眼化為鸚鵡翩然逝矣初
甘翁在時蓄一鸚鵡甚慧嘗自投餌珏時四五歲問飼鳥何為父
戲曰將以為汝婦問慮鳥之食則呼珏曰不將餌去餓死媳婦矣
家人亦皆以此相戲後斷鎖亡去始悟舊約即此也然珏明知非
人而思之不置嫂縣情尤切旦夕哭泣玉悔之而無如何後二年
為弟聘姜氏女意終不自得有表兄為粵司李玉往省之久不歸
適土寇為亂近村里落半為邱墟珏大懼挈家避難山谷上男女
頗雜都不知其誰何忽聞女子小語絕類英嫂促珏近聽之果英
珏喜極捉臂不釋女乃謂同行者曰姊且去我望嫂：來既至嫂
望見悲受女慰勸再三又謂此非樂土因勸令歸眾懼寇至女固
言不妨乃相將俱歸女撮土攔戶屬安居勿出坐數語反身欲去
嫂急握其腕又令兩婢捉左右足女不得已止焉然不甚歸私室

玳訂之三四始為之一往嫂每謂新婦不能當非意女遂早起為
姜理妝梳竟細勻鉛黃人視之艷增數倍如此三月居然麗人嫂
奇之因言我又無子欲購一妾姑未遑暇不知婢輩可塗澤否女
曰無人不可轉移但質美者易為力耳遂徧相諸婢惟一黑醜者
有宜男相乃換與洗濯已而以濃粉雜藥末塗之如是三日面色
漸黃四七後脂澤沁入肌理居然可觀日惟閉門作笑並不計及
兵火一夜粟聲四起舉家不知所謀俄門外人馬鳴動紛：俱去
既明始知村中焚掠殆盡盜縱羣隊窮搜凡伏匿巖穴者悉被殺
擄遂益德女目之以神忽謂嫂曰妾此來徒以嫂義難忘聊分離
亂之憂阿伯行至妾在此如諺所云非李非柰可笑人也我姑去
當乘間一相望耳嫂問行人無恙乎曰途中有大難此無与他人
事秦家姊受恩善意必報之固當無妨嫂挽之過宿未明已去玉
自東粵歸聞亂兼程進途遇寇主僕棄馬各以金束腰間潛身叢
棘中一秦吉了飛集棘上展翼覆之視其足缺一拍心異之俄而
羣盜四合繞莽尋之殆遍二人氣不敢息盜既散鳥始翔去既歸
各道所見始知秦吉了即所採麗者也後值玉他出不歸英必暮
至計玉將歸則蚤去玳或會於嫂所間邀之則諾而不赴一夕玉
他往玳意英必至潛伏候之未幾英果來舉起要遮而歸於室女

曰妾與君情緣已盡強合之恐為造物所忌少留餘時作一面
之會何如玳不聽卒與狎天明詣嫂：恠之女笑云中途為強寇
所劫勞嫂縣望矣數詣趨出居無何有巨貓銜嬰武經寢門過嫂
駭絕固疑是英時方沐輟洗急號羣起諜擊始得之左翼沾血奄
存餘息抱置膝頭撫摩良久方漸醒自以象理其翼少逸飛繞室
中呼曰嫂：別矣吾怨玳也振翼遂去不復來



石大璞泰山人好厭禳之術有道士過之賞其慧納為弟子啓牙
籤出二卷上卷驅狐下卷驅鬼乃以下卷授之曰虔奉此書衣食
佳麗皆有之問其姓名曰吾汴城北村元帝觀王赤城也旬數日
盡傳其訣石於是精於符籙委贄者踵接於門一日有叟來自稱
翁姓炫陳幣帛謂其女鬼病已殆必求親詣石聞病危辭不受贄
姑與俱往十餘里入山村至其家廊屋華好入室見少女臥幃帳
中婢以鉤挂帳望之年十四五許支綴於牀形容已槁近臨之忽
開目云良醫至矣舉家皆喜謂其不語已數日矣石乃出因詰病
狀叟言白晝見少年來與共寢覆控之已杳少間復至疑其為鬼
石曰其鬼也驅之非難恐其是狐則非余所敢知矣叟曰必非必
非石授以符是夕宿於其家夜分有少年入衣冠整肅石疑是主
人眷屬起而問之曰我鬼也翁家盡狐偶悅其女紅亭姑止焉鬼
為狐崇陰陽無傷君何必離人之緣而護之女之姊長亭光艷尤
絕敬留全壁以待高賢彼如許字方可為之施治爾時我當自去
石諾之是夜少年不復至女頓醒天明叟喜以告石請石入視石
焚舊符乃坐診之見繡幕有女郎麗若天人心知其長亭也診已
索水灑帳女郎急以梳水付之蹀躞之間意動神流石生此際心
殊不在鬼矣出辭叟托製藥去數日不返鬼益肆除長亭外子婦

長亭



婢女俱被淫惑又以僕馬逆石石託疾不赴明日叟自至石故作
病敗狀扶杖而出叟拜已問故曰此鰥之難也曩夜婢子登榻傾
跌墮湯夫人泡兩足耳叟問何久不續石曰恨不得清門如翁者
叟默而出石走送曰病瘥當自至無煩玉趾也又數日叟復來石
跛而見之叟慰問三數語使曰頃與荆人言君如驅鬼去使舉家
安枕小女長亭年十七矣願遣奉事君子石喜頓首於地乃謂叟
雅意若此病軀何敢復愛矣立刻出門並騎而去入視祟者既畢
石恐背約請與媪盟媪遠出口先生何見殺也即以長亭所插金
簪授石為信石朝拜之已乃徧集家人悉為禳除惟長亭深匿無
跡遂寫一佩符使人持贈之是夜寂然鬼氣盡滅惟紅亭呻吟未
已投以法水所患若失石欲辭去叟挽止般懇至晚有核羅列勸
酬殊切漏二下主人乃辭客去石方就枕聞叩扉甚急起視則長
亭掩入辭氣倉皇言吾家欲以白刃相仇可急適言已遲返身去
石戰懼無色越垣急竄遙見火光疾奔而往則里人夜獵者也喜
待獵畢乃與俱歸心懷怨憤無之可伸思欲之汴尋赤城而家有
老父病廢已久日夜籌思莫決進止忽一日雙輿至門則翁媪送
長亭至謂石曰曩夜之歸胡再不謀石見長亭怨恨都消故亦隱
而不發媪促兩人庭拜訖石將設筵辭曰我非閒人不能坐享甘

旨我家老子昏髦倘有不悉郎官為長亭一念老身為幸多矣登
車遂去蓋殺婿之謀媪不之聞及追之不得而返媪始知之頗不
能平與叟日相詬誶長亭亦飲泣不食媪強送女來非翁意也長
亭入門詰之始知其故過兩三月翁家趣女歸寧石料其不返禁
止之自此時一涕零年餘生一子名慧兒買乳媪哺之然兒善啼
夜必歸母一日翁家又以輿來言媪思女甚長亭益悲石不忍復
留之欲抱子去石不可長亭乃自歸別時以一月為期既而半載
無耗遣人往探之則向所徹窻久空又二年餘望想都絕而兒啼
終夜寸心如割既而石父病卒倍益哀傷因而病憊苦次彌旬不
能受賓朋之弔方昏憤間忽聞婦人哭入視之則線經者長亭也
石大悲一慟遂絕婢驚呼女始輟泣撫之良久始漸甦自疑已死
謂相聚於冥中女曰非也妾不孝不能得嚴父心尼歸三載誠所
負心適家由海東經此得翁凶問妾遵嚴命而絕兒女之情不敢
循亂命而失翁媪之禮妾來時母知而父不知也言間兒投懷中
言已始撫之泣曰我有父兒無母矣兒亦嗷啣一室掩泣女起經
理家政柩前牲盛潔備石乃大慰而病久急切不能起女乃請石
外兄款洽弔客喪既閉石始杖而能起相與營謀齋奠已女欲辭
歸以受背父之譴夫挽兒號隱忍而止未幾有人來告母病乃謂

石曰妾為父來君不為妾母放令去耶石許之女使乳媪抱兒他
邊涕洟出門而去去後數年不返石父子漸亦忘之一日昧爽啓
扉則長亭飄忽而入石方駭問女戚然坐榻上嘆曰生長閨閣視
一里為遙今一日夜而奔千里殆矣細詰之女欲言復止請之不
已哭曰今為君言恐妾之所悲而君之所快也適年徙居晉界僦
居趙搢紳之第主客交最善以紅亭妻其公子公子數逋蕩家庭
頗不相安妹歸告父父留之半年不令還公子忿恨不知何處聘
一惡人來遣神綰鎖縛老父去一門大駭頃刻四散矣石聞之笑
不自禁女怒曰彼雖不仁妾之父也妾與君琴瑟數年止有相好
而無相尤今日人亡家敗百口流離即不為父傷寧不為妾弔乎
聞之忤舞更無片語相慰藉何不義也拂袖而出石追謝之亦已
渺矣悵然自悔拚已決絕過二三日媪與女俱來石喜慰問母子
俱伏地驚而詢之母子俱哭女曰妾負氣而去今不能自堅又欲
求人復何顏矣石曰岳固非人母之惠卿之情所不忘也然聞禍
而樂亦猶人情卿何不能暫忍女曰頃於途中遇母始知繫吾父
者蓋君師也石曰果爾亦大易然翁不歸則卿之父子離散恐翁
歸則卿之夫泣兒悲也媪矢以自明女亦誓以相報石乃即刻治
任如汴詢至元帝觀則赤城歸未久入而叅之使問何來石視廚

下一老狐扎前股而繫之笑曰弟子之來為此老魅赤城詰之曰
是吾岳也因以實告道士謂其狡詐不宥輕釋固請乃許之石因
備述其詐狐聞之塞身入竈似有慙狀道士笑曰彼羞惡之心未
盡忘也石起牽之而去以刀斷索抽之狐痛極齧齧然石不遽
抽而頓挫之笑問曰翁痛之勿抽可耶狐睛睜烟似有愠色既釋
搖尾出觀而去石辭歸三日前已有人報叟信媪先去留女待石
石至女逆而伏石挽之曰卿如不忘琴瑟之情不在感激也女曰
今復遷故居矣村舍鄰邇音問可以不梗妾欲歸者三日可旋君
信之否曰兒生而無母未便殤折我日日鰥居習已成慣今不似
趙公子而反德報之所以為卿者盡矣如其不還在卿為負義道
里雖近當亦不復過問何不信之與有女次日去二日即返問何
速曰父以君在汴曾相戲弄未能忘懷言之絮絮妾不欲復聞故
早來也自此閨中之往來無間而翁壻間尚不通慶弔云
異史氏曰狐情反覆譎詐已甚悔婚之事兩女而一轍詭可知矣
然要而婚之是啓其悔者已在初也且壻既愛女而救其父止宜
置昔怨而仁化之乃復狎弄于危急之中何怪其沒齒不忘也天
下有冰玉之不相能者類如此



湖南某能記前生三世一世為令尹闡場入簾有名士興于唐被
黜落憤懣而卒至陰司執卷訟之此狀一投其同病死者以千萬
計推興為首聚散成羣某被攝去相與對質閻羅使問某既衡文
何得黜佳士而進凡庸某辯言上有總裁某不過奉行之耳閻羅
即發一簽往拘主司久之勾至閻羅即述某言主司曰某不過總
其大成雖有佳章而房官不薦吾何由而見之也閻羅曰此不得
相諉其失職均也例合答方將施刑興不滿意憂然大號兩墀諸
鬼萬聲鳴和閻羅問故興抗言罪太輕是必扶其雙睛以為不識
文之報閻羅不肖眾呼益厲閻羅曰彼非不欲得佳文特其所見
鄙耳眾入又請剖其心閻羅不得已使人褫去袍服以白刃剗胸
兩人漉血鳴嘶眾人大快皆曰吾輩抑鬱泉下未有能一伸此氣
者今得興先生怨氣都消矣閻然遂散某受剖已押投陝西為庶
人子年二十餘值土寇大作陷入賊中有巡兵道往平賊俘擄甚
眾某亦在其中心猶自揣非賊冀可辯釋及見堂上官亦年二十
餘細視乃興士也驚曰吾合盡矣既而俘者盡釋惟某後至不容
置辯竟斬之甚至陰投狀訟興閻羅不即拘待其祿盡遲之三十
年後興至面質之興以草管人命罰作畜稽其所為曾撻其父母
其罪維均某恐來生再報請為大畜閻羅判為大犬興為小犬某

生於北順天府肆市中一日臥街頭有客自南中來攜金毛犬大如狸其視之興也心易其小斲之小犬齧其喉下繫綴如鈴犬犬擺撲噪竄市人解之不得俄頃俱斃並至冥司互有爭論閻羅曰冤冤相報何時可已今為若解之乃判興來世為某壻某生慶雲二十八舉于鄉生一女嫻靜娟好世族爭委禽焉某皆弗許偶過鄰郡值學使發落諸生其第一卷李姓實興也遂挽至旅舍優厚之問其家適無偶遂訂姻好人皆謂憐才而不知其有夙因也既而娶女去相得甚歡然壻恃才輒侮翁恒隔歲不一至其門翁亦耐之後壻中歲偃蹇苦不得售翁百計為之營謀始得志于名場由此和好如父子焉

異史氏曰一被黜而三世不解怨毒之甚至此哉閻羅之調停固善然墀下千萬衆如此紛々勿亦天下之愛壻皆冥中之悲鳴號慟者耶



賈奉雉平涼人才名冠一時而試輒不售一日途中遇一秀才自言郎姓風格灑然談言微中因邀俱歸出課執就正郎讀罷不甚稱許曰足下文小試取第一則有餘闡場取榜尾則不足賈曰奈何郎曰天下事仰而歧之則難俯而就之甚易此何須鄙人言哉遂指一二人一二篇以為標準大率賈所鄙棄而不屑道者聞之笑曰學者立言貴乎不朽即味列八珍當使天下不以為秦耳如此獵取功名雖登臺閣猶為賤也郎曰不然文章雖美賤則弗傳君欲抱卷以終也則已不然簾內諸官皆以此等物事進身恐不能因閱君文另換一副眼睛肺腸也賈終嘿然郎起而笑曰少年盛氣哉遂別而去是秋入闈復落黜邑不得志頗思郎言遂取前兩拍示者強讀之未至終篇昏昏欲睡心惶惑無以自主又三年闈場將近郎忽至相見甚懽因出所擬七題使賈作之越日索文而閱不以為可又令復作作已又訾之賈戲於落卷中集其翦冗泛濫不可告人之句連綴成文俟其來而示之郎喜曰得之矣因使熟記堅囑勿忘賈笑曰實相告此言不由中轉瞬即去便受夏楚不能復憶之也郎坐案頭強令自誦一過因使袒背以筆寫符而去曰只此已足可以束閣羣書矣驗其符濯之不下深入肌理至場中七題無一遺者回思諸作茫不記憶惟戲綴之文歷歷在

心然把筆終以為羞欲少竄易而顛倒苦思竟不能復更一字日
已西墜真錄而去郎候之已久問何暮也賈以實告即求拭符視
之已湯滅矣再憶場中文遂如隔世大奇之因問何不自謀笑曰
某惟不作此等想故不能讀此等文也遂約明日過諸寓賈諾之
郎既去賈取文稿自閱之大非本懷怏怏不自得不復訪郎嗒喪
而歸未幾榜發竟中經魁又閱舊稿一讀一汗讀竟重衣盡溼自
言曰此文一出何以見天下士乎方慚作問郎忽至曰求中既中
矣何其悶也曰僕適自念以金盆玉碗貯狗矢真無顏出見同人
行將遁迹山邱與世長絕矣郎曰此亦大高但恐不能耳果能之
僕引見一人長生可得並千載之名亦不足戀况僕未之富貴乎
賈悅留與共宿曰容某思之天明謂郎曰予志決矣不告妻子飄
然遂去漸入深山至一洞府其中别有天地有叟坐堂上郎使參
之呼以師叟曰未何早也郎曰此人道念已堅望加收齒叟曰汝
既未須將此身並置度外始得賈唯唯聽命郎送至一院安其寢
處又授以餌始去房亦精潔但戶無扉窗無櫺內惟一几一榻賈
解屣登榻月明穿射矣覺微飢取餌啖之甘而易飽竊意郎當復
來坐久寂然杳無聲響但覺清香滿室臟腑空明脈絡皆可指數
忽聞有聲甚厲似猫抓癢自牖眈之則虎蹲檐下乍見甚驚因憶

師言即復收神凝坐虎似知其有人尋入近榻氣咻咻徧嗅足股
少頃聞庭中嘩動如雞受縛虎即趨出又坐少時一美人入蘭麝
撲人悄然登榻附耳小言曰我來矣一言之間口脂散馥賈渺然
不少動又低聲曰睡乎聲音頗類其妻心微動又念曰此皆師相
試之幻術也暝如故美人笑曰鼠子動矣初夫妻與婢同室狎褻
惟恐婢聞私約一謎曰鼠子動則相歡好忽聞是語不覺大動開
目疑視真其妻也問何能來荅云郎生恐君岑寂思歸遣一姬導
我來言次因賈出門不相告語僂僂之際頗有怨懟賈慰藉良久
始得嬉笑為歡既畢夜已向晨聞叟譙訶聲漸近庭院妻急起無
地自匿遂越短牆而去俄頃郎從叟入叟對賈杖郎便令逐客郎
亦引賈自短牆出曰僕望君奢不免躁進不圖情緣未斷累受扑
責從此暫去相見行有日也指示歸途拱手遂別賈俯視故村故
舊景全非村中老幼竟無一相識者心始駭異忽念劉阮返自天
台情景真似不敢入門于對戶憇坐良久有翁曳杖出賈揖之問
賈某家何所翁指其第曰此即是也得無欲問奇事耶僕悉知之
相傳此公聞捷即遁遁時其子纔七八歲後至十四五歲母忽大
睡不醒子在時寒暑為之易衣迨致兩孫窮跼房舍拆毀惟以木

架苦覆蔽之月前夫人忽醒屈指百餘年矣遠近聞其異皆未訪
視近日稍稀矣賈豁然頓悟曰翁不知賈奉雉即某是也翁大駭
走報其家時長孫已死次孫祥至五十餘矣以賈少年疑為詐偽
少聞夫人出始識之雙涕霑霑呼與俱去苦無屋宇暫入孫舍大
小男婦奔入盈側皆其曾元率陋劣少文長孫婦吳氏沽酒具藜
藿又使少子果及婦與已共室除舍舍祖翁姑賈入舍烟埃兒溺
雜氣熏人居數日懊惋殊不可耐兩孫家分供餐飲調飪尤乖里
中以賈新歸日日招飲而夫人恒不得一飽吳氏故士人女頗嫻
閨訓承顏不衰祥家給奉漸踈或嘖而與之賈怒攜夫人去設帳
東里每謂夫人曰吾甚悔此一返而已無及矣不得已復理故業
若心無愧恥富貴不難致也居年餘吳氏猶時餽餉而祥父子絕
迹矣是歲試入邑庠邑令重其文厚贈之由此家稍裕祥稍稍未
近就之賈喚入計曩所耗費出金償之斥絕令去遂買新第移吳
氏共居之吳二子長者畝守舊業次果頗慧使與門人輩共筆硯
賈自山中歸心思益明徹無何連捷登進士第又數年以侍御出
巡兩浙聲名赫奕歌舞樓臺一時稱盛賈為人體峭不避權貴朝
中大僚思中傷之賈屢疏恬退未蒙俞旨未幾而禍作矣先是祥
六子皆無賴賈雖擯斥不齒然皆竊餘勢以作威福橫占田宅鄉

人共患之有某乙娶新婦祥次子篡取為妾乙故狙詐鄉人斂金
助訟以此聞于都于是當道者交章攻賈賈殊無以自剖被收經
年祥及次子皆瘐死賈奉旨充遼陽軍時果入泮已久為人頗仁
厚有賢聲夫人生一子年十六遂以囑果夫妻攜一僕一媪而去
賈曰十餘年富貴曾不如一夢之久今始知榮華之場皆地獄境
界悔比劉晨阮肇多造一重孽業耳數日抵海岸遙見巨舟來鼓
樂般作虞侯皆如天神既近舟中一人出笑請侍御過舟少憩賈
見驚喜踴身而過押隸不敢禁夫人急欲相從而相去已遠遂憤
投海中漂泊數步見一人垂練於水引救而去隸命篙師盪舟且
追且號但聞鼓聲如雷與轟濤相間瞬間遂杳僕識其人蓋郎生
也

異史氏曰世傳陳大士在闈中書藝既成吟誦數四嘆曰亦復誰
人做得遂棄去更作以故闈墨不及諸稿賈生羞而遁去此蓋有
仙骨焉乃再返人世遂以口腹自貶貧賤之中人甚矣哉





素秋

俞慎字謹奔順天舊家子赴試入都舍于郊郭時見對戶一少年
美如冠玉心好之漸近與語風雅尤絕大悅捉臂邀至寓便相款
宴審其姓氏自言金陵人姓俞名士忱字恂九公子聞與同姓又
益親洽因訂為昆仲少年遂以名減字為忱明日過其家書舍光
潔然門庭淑落更無廝僕引公子入內呼妹出拜年十三四已來
肌膚瑩澈粉玉無其白也少頃托茗獻客似家中亦無婢媪公子
異之數語遂出由是友愛如胞恂九無日不來寓所或留共宿則
以弱妹無伴為辭公子曰吾弟流寓千里曾無應門之童兄妹纖
弱何以為生矣計不如從我去有斗舍可共棲止如何恂九喜約
以聞後試畢恂九邀公子去曰中秋月明如畫妹子素秋具有蔬
酒勿違其意竟挽入內素秋出畧道溫涼便入複室下簾治具少
間自出行矣公子起曰妹子奔波情何以忍素秋笑入頃之奪簾
出則一青衣婢捧壺又一媪托棹進烹魚公子訝曰此輩何來不
早後事而煩妹子恂九微哂曰素秋又弄怪矣但聞簾內吃吃作
笑聲公子不解其故既而筵終婢媪徹器公子遠嗽悞墮婢衣婢
隨唾而倒碎梳流炙視婢則帛剪小人僅四寸許恂九大笑素秋
笑出拾之而去俄而婢復出奔走如故公子大異之恂九曰此不
過妹子幼時卜紫姑之小技耳公子因問弟妹都已長成何未昏

姻答云先人即世去田尚無定所故此遲遲遂與商定行期鬻宅
攜妹與公子俱西既歸除舍舍之又遣一婢為之服役公子妻韓
侍郎之猶女也尤憐愛素秋飲食共之公子與恂九亦然而恂九
又最慧目下十行試作一藝老宿不能及之公子勸赴童子試恂
九曰姑為此業者聊與君分苦耳自審福薄不堪仕進且一入此
途遂不能不戚戚於得失故不為也居三年公子又不第恂九大
為扼腕奮然曰榜上一名何遂艱難若此我初不欲為成敗所惑
故寧寂寂耳今見大哥不能自發舒不覺中熱十九歲老童當效
驅馳也公子喜試期送入場邑郡道皆第一益與公子下帷攻苦
踰年科試並為郡邑冠軍恂九名大謬遠近爭婚之恂九悉却去
公子力勸之乃以場後為解無何試畢傾慕者爭錄其文相與傳
誦恂九亦自覺第二人不屑居也榜既放兄弟皆黜時方對酌公
子尚強作噱恂九失色酒琖傾墮身仆案下扶置榻上病已困殆
急呼妹至張目謂公子曰吾兩人情雖如胞實非同族弟自分已
登鬼錄素秋已長成既蒙嫂氏撫愛媵之可也公子作色曰是真
吾弟之亂命耳其將謂我人頭畜鳴者耶恂九泣下公子即以重
金為購良材恂九命昇至力疾而入囑妹曰我歿後當闔棺無令
一人開視公子尚欲有言而目已瞑矣公子哀傷如喪手足然竊

疑其囑異使素秋他出啓而視之則棺中袍服如蛻揭之有蠹魚
徑尺僵臥其中駭疑問素秋促入慘然曰兄弟何所隔閡所以然
者非避兄也但恐傳布飛揚妾亦不能久居耳公子曰禮緣情制
情之所在異族何殊焉妹寧不知我心乎即中饋當不漏言請勿
慮遂速卜吉期厚葬之初公子欲以素秋論昏於世家恂九不欲
既歿公子以商素秋素秋不應公子曰妹年已二十矣長而不嫁
人其謂我何對曰若然但惟兄命然自顧無福相不願入侯門寒
士而可公子曰諾不數日冰媒相屬率無所可先是公子之妻弟
韓荃來弔得窺素秋心愛悅之欲購作小妻謀之姊姊急戒勿言
恐公子知韓去終不能釋托媒風示公子許為買鄉場關節公子
聞之大怒詬罵將致意者批逐出自此交往遂絕適有故尚書之
孫某甲將娶而婦忽卒亦遣冰來其甲第雲連公子之素識然欲
一見其人因與媒約使甲躬謁及期垂簾於內令素秋自相之甲
至裘馬騶從炫耀閭里又視其人秀雅如處女公子大悅見者咸
贊美之而素秋殊不樂公子不聽竟許之盛備奩裝計費不貲素
秋固止之但討一老大婢供給使而已公子亦不之聽卒厚贈焉
既嫁琴瑟甚敦然兄嫂常繫念之每月輒一歸寧來時奩中珠繡
必攜數事付嫂收貯嫂未知其意亦姑從之甲少孤止有寡母溺

猷楚幸母日驚田產上下營救刑輕得不死而韓僕已疲斃矣韓
久困囹圄願助甲賂公子千金哀求罷訟公子不許甲母又請益
以二姬但求姑存疑案以待尋訪妻又承叔母命朝夕祈解免公
子乃許之甲家甚貧賃宅辦金而急切不能得售因先送姬來乞
其延緩踰數日公子夜坐齋頭素秋偕一媪驀然忽入公子駭問
妹固無恙耶荅曰蟒變乃妹之小術耳當夜竄入一秀才家依於
其母彼自言識兄今在門外請入之也公子倒屣而出燭之非他
乃周生宛平之名士也素以聲氣相善把臂入齋款洽臻至傾談
既久始知顛末初素秋味爽款生門母納入詰之知為公子妹便
將馳報素秋止之因與母居慧能解意母悅之以子無婦竊屬意
素秋微言之素秋以未奉兄命為辭生亦以公子交契故不肖作
無媒之合但頻頻偵聽知訟事已有關說素秋乃告母欲歸母遣
生率一媪送之即囑媪媒焉公子以素秋居生家久竊有心而未
言也及聞媪言大喜即與生面訂為好先是素秋夜歸將使公子
得金而後宣之公子不可曰向憤無所洩故索金以敗之耳今復
見妹萬鎰豈能易哉即遣人告諸兩家頓罷之又念生故不甚豐
道賒遠親迎殊艱因移生母來居以恂九舊第生亦備幣帛鼓樂
昏嫁成禮一日嫂戲素秋今得新婿曩年枕席之愛猶憶之否素

愛過於尋常日近匪人漸誘淫賭家傳書畫鼎彝皆以鬻償戲債
而韓釜與有瓜葛因招飲而竊探之願以兩妾及五百金易素秋
甲初不肖韓固求之甲意似搖然恐公子不甘韓曰我與彼至戚
此又非其支系若事已成則彼亦無如何萬一有他我身任之有
家君在何畏一俞謹奔我遂盛妝兩姬出行酒且曰果如所約此
即君家人矣甲惑之約期而去至日甲慮韓詐誑夜候於途果有
輿未啓簾驗不虛乃導去姑置齋中韓僕以五百金交兌俱明
甲奔入偽告素秋言公子暴病相呼素秋未遑理妝草草遂去輿
既發夜迷不知何所遠行良遠殊不可到忽有二巨燭來竊竊喜
其可以問途無何至前則巨蟒兩目如燈象大駭人馬俱竄委輿
路側將曙復集則空輿存焉意必葬於蛇腹歸告主人垂首喪氣
而已數日後公子遣人詣妹始知為惡人賺去初不疑其婿之偽
也取婢歸細詰情迹微窺其變念甚徧愬郡邑某甲懼求救於韓
韓以金妾兩亡正復懊喪斥絕不為力甲呆憨無所復計各處勾
牒至但以賂囑免行月餘金珠服飾典貨一空公子於憲府究理
甚急邑官皆奉嚴令甲知不可復匿始出至公堂實情盡吐蒙憲
票拘韓對質韓懼以情告父時休致怒其所為不法執付隸既
見諸官府言及遇蟒之變悉謂其詞支家人榜掠殆徧甲亦屢被

秋微笑因顧婢曰憶之否嫂不辭研問之蓋三年牀第皆以婢代
每夕以筆畫其兩眉驅之去即對燭而坐壻亦不之解也蓋竒之
求其術但笑不言次年大比生將與公子偕往素秋以為不必公
子強挽之而去是科公子薦於鄉生落第歸隱有退志踰歲母卒
遂不復言進取矣一日素秋告嫂曰向問我術固未宜以此駭物
聽也今遠別行有日矣請祕授之亦可以避兵燹驚而問之答云
三年後此處當無人煙妾荏弱不堪驚恐將蹈海濱而隱大哥富
貴中人不可以偕故言別也乃以術悉授嫂數日又告公子留之
不得至於泣下問往何所即亦不言鷄鳴早起攜一白鬚奴控雙
衛而去公子陰使人委送之至膠萊之界塵霧障天既晴已迷所
往三年後闖寇犯順村舍為墟韓夫人剪帛置門內寇至見雲繞
韋馱高丈餘遂駭走以是得無恙焉後村中有賈客至海上遇一
叟甚似老奴而鬚髮盡黑粹不敢認叟停足而笑曰我家公子尚
健耶借口寄語秋姑亦甚安樂問其居何里曰遠矣遠矣匆匆遂
去公子聞之使人於所在徧訪之竟無踪跡

異史氏曰管城子無食肉相其來舊矣初念甚明而乃持之不堅
寧知糊眼主司衡命不衡文耶一擊不中奮然遂死蠹魚之癡一
何可憐傷哉雄飛不如雌伏



席方平東安人其父名廉性慙拙因與里中富室羊姓有卻羊先
死數年廉病垂危謂人曰羊某今賄囑冥使擄我矣俄而身亦腫
號呼遂死席慘但不食曰我父樸訥今見陵於強鬼我將赴地下
代伸冤氣耳自此不復言時坐時立狀類癡蓋魂已離舍矣席覺
初出門莫知所往但見路有行人便問城邑少選入城其父已收
獄中至獄門遙見父臥簷下似甚狼狽舉目見子潛然涕流便謂
獄吏悉受賄囑日夜榜掠胫股殘甚矣席怒大罵獄吏父如有罪
自有王章豈汝等死魅所能操耶遂出抽筆為詞值城隍早衙喊
冤以投羊懼內外賄通始出質理城隍以所告無據頗不直席席
忿氣無所復伸冥行百餘里至郡以官役私狀告之郡司遲之半
月始得質理郡司扑席仍批城隍覆案席至邑備受械梏慘冤不
能自舒城隍恐其再訟遣役押送家門役至門而去席不肯入適
赴冥府訴郡邑之酷貪冥王立拘質對二官密遣心腹與席關說
許以千金席不聽過數日逆旅主人告曰君負氣已甚官府求合
而執不從今聞於王前各有函進恐事殆矣席以道路之口猶未
深信俄有皂衣人喚入升堂見冥王有怒色不容置詞命笞二十
席厲聲問小人何罪冥王漠若不聞席受笞喊曰受笞允當誰教
我無錢耶冥王益怒命置火牀梓席下見東墀有鐵牀熾火其下

牀面通赤鬼脫席衣擲置其上反復揉捺之痛極骨肉焦黑苦不得死約一時許鬼曰可矣遂扶起投使下牀著衣猶幸跛而能行復至堂上冥王問敢再訟乎席曰大冤未伸寸心不死若言不訟是欺王也必訟又問訟何詞席曰身所受者皆言之耳冥王又怒命以鋸解其體二鬼拉去見立木高八九尺許有木板二仰置其下上下殺血模糊方將就縛忽堂上大呼席某二鬼即復押回冥王又問尚敢訟否荅云必訟冥王命捉去速解既下鬼乃以二板夾席縛木上鋸方下覺頂腦漸聞痛不可禁顧亦忍受不復言鬼曰壯哉此漢鋸隆隆然尋至胸下又聞一鬼云此人大孝無辜鋸令稍偏勿損其心遂覺鋸鋒曲折而下其痛倍苦俄頃半身闕矣板解兩身俱仆鬼上堂大聲以報堂上傳呼令合身來見二鬼即推復忽然身合猶覺鋸鋒一道痛欲復裂半步而踏一鬼於腰間出絲帶授之曰贈此以報汝孝受而束之一身頓健殊無少苦遂升堂而伏冥王復問如前席恐再罹酷毒便荅不訟矣冥王立命送還陽界隸卒出北門指示歸途反身遂去席念陰曹之暗昧尤甚於陽間奈無路可達帝聽世傳灌口二郎為帝勳感其神聰明正直訴之當有靈異竊喜兩隸已去遂轉身南向奔馳間有二人追至曰王疑汝不歸今果然矣梓回復見冥王竊意冥王益怒禍

必更慘而王殊無厲容謂席曰汝志誠孝但汝父冤我已為若雪之矣今已往生富貴家用汝嗚呼為今送汝歸予以千金之產期頤之壽於願足乎乃註籍中嵌以巨印使親視之席謝而下鬼與俱出至途驅而罵曰奸猾賊頻翻覆使人奔波欲死再犯當捉入大磨中細細研之席張目叱曰鬼子胡為者我性耐力鋸不耐撻楚請反見王王如今我自歸亦復何勞相送乃返奔二鬼懼溫語勸回席故蹇緩行數步輒憇路側鬼含怒不敢復言約半日至一村一門半闕鬼引與共坐席使據門闕二鬼乘其不備推入門中驚定自視身已生為嬰兒憤啼不乳三日遂殤魂搖搖不忘灌口約奔數十里忽見羽葆來旂戟橫路越道避之因犯鹵簿為前馬所執繫送車前仰見車中一少年丰儀瑰瑋問席何人席冤憤正無所出且意是必巨官或當能作威福因緬訴毒痛車中人命釋其縛使隨車行俄至一署官府十餘員迎謁道左車中人各有問訊已而指席謂一官曰此下方人正欲往懇宜即為之剖決席詢之後者始知車中即上帝殿下九王所囑即二郎也席視二郎脩軀多髯不類世間所傳九王既去席從二郎至一官廨則其父與羊姓並衙隸俱在少頃檻車中有四人出則冥王及郡司城隍也當堂對勘席所言皆不妄三官戰慄狀若伏鼠二郎援筆立

判項之傳下判語令案中人共視之判云勘得冥王者職膺王爵
身受帝恩自應貞潔以率臣僚不當貪墨以速官謗而乃繁纓榮
戟徒誇品秩之尊羊狼狼貪竟玷人臣之節斧馘斤斲婦子之皮
骨皆空魚食鯨吞螻蟻之微生可憫當掬西江之水為爾湔腸即
燒東壁之牀請君入甕城隍郡司為小民父母之官司上帝牛羊
之牧雖則職居下列而盡瘁者不辭折腰即或勢逼大僚而有志
者亦應強項乃上下其鷹鷲之手既罔念夫民貧且飛揚其狙獍
之奸更不嫌乎鬼瘦惟受賍而枉法真人面而獸心是宜剔髓伐
毛暫罰冥死所當脫皮換革仍令胎生隸役者既在鬼曹便非人
類祇宜公門修行庶還落等之身何得苦海生波益造彌天之孽
飛揚跋扈狗臉生六月之霜隲突叫號虎威斷九衢之路肆淫威
於冥界咸知獄吏為尊助酷虐於昏官共以屠伯是懼當於法場
之內剝其四肢更向湯鑊之中撈其筋骨羊其富而不仁狡而多
詐金光蓋地因使閻摩殿上盡是陰靈銅臭熏天遂教枉死城中
全無日月餘腥猶能役鬼大力直可通神宜籍羊氏之家以賞席
生之孝即押赴東岳施行又謂席廉念汝子孝義汝性良懦可再
賜陽壽三紀因使兩人送之歸里席乃抄其判詞途中父子共讀
之既至席先蘇令其家人啓棺視父僵尸猶冰俟之終日漸溫而
活及索抄詞則已無矣自此家日益豐三年間良沃遍野而羊氏
子孫微矣樓閣田產盡為席有里人或有買其田者夜夢神人叱
之曰此席家物汝烏得有之初未深信既而種作則終年升斗無
所獲於是復驚歸席席父九十餘歲而卒
異史氏曰人人言淨土而不知生死隔世意念都迷且不知其所
以來又烏知其所以去而况死而又死生而復生者乎忠孝志定
萬劫不移異哉席生何其偉也